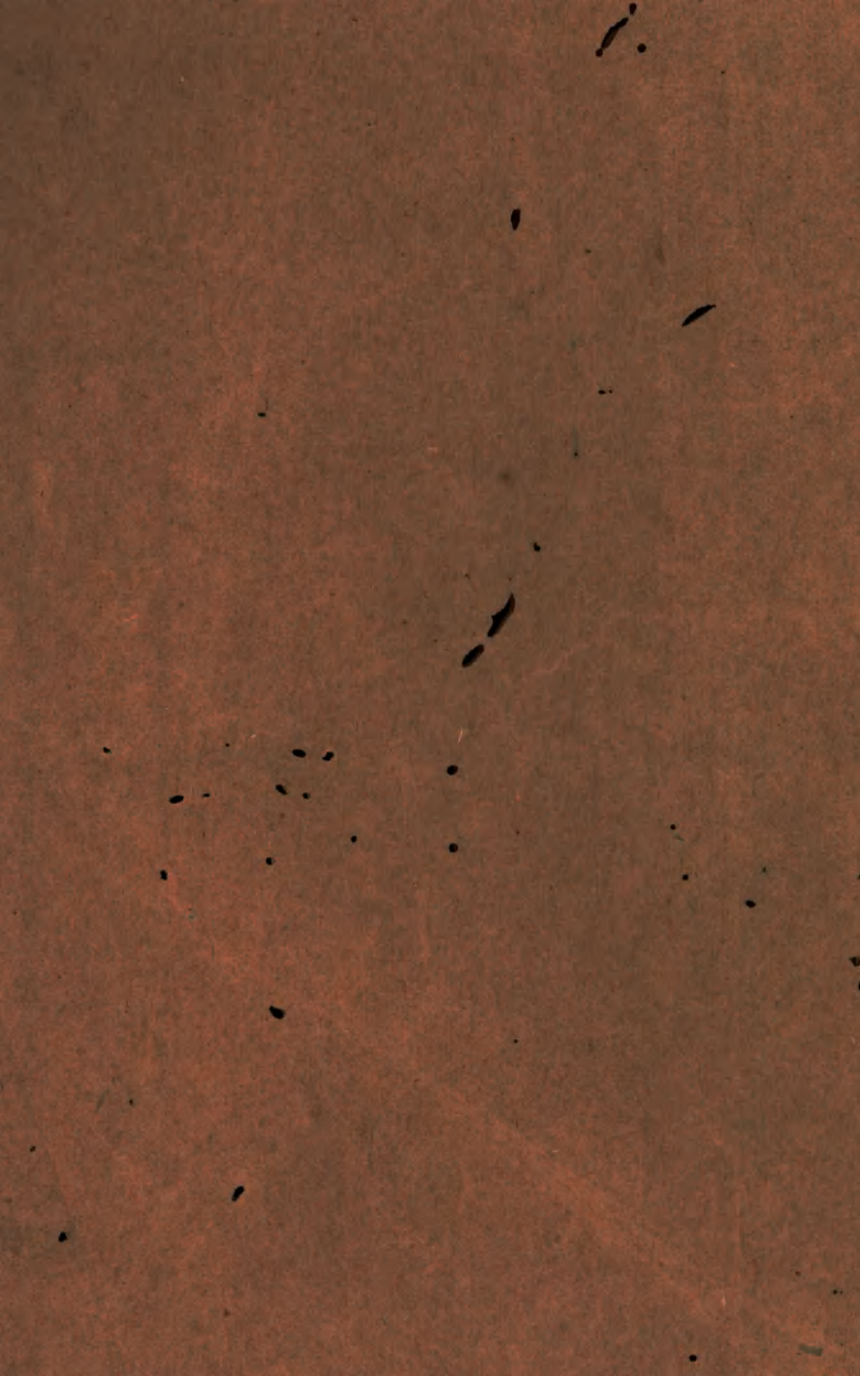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冊六



又為一

十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前漢書卷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文三王傳第十七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

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爲代王四年徙爲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

師古曰總數其爲王之年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

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

師古曰比頻也留謂留在京師

其明年乃之

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

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

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

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

先擊梁棘壁

文穎曰地名

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

師古曰據

睢陽城而自守

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吳楚吳楚

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

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

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

明

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

北界泰山西至高陽

蘇林曰陳留北縣

四十餘城多大縣孝

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

師古曰道謂言○宋祁曰當於言下

添也

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

里

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者稱睢陽曲

今睡以爲故今之樂家睢陽曲是其遺音

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於

平臺三十餘里

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

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反其得賜天子旌旗

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

惟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疑於天子

師古曰疑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

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師古曰言公孫詭多奇邪計

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

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師古曰鉅萬百

言凡百也○宋祁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

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鄧

曰但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

是說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

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

子殿門師古曰著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

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爰盜等有所關說

於帝太后議格

服虔曰格音格鬪張晏曰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

孝

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

師古曰不敢更以事祕世此事言於太后

事祕世

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爰

盜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爰

盜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

師古曰意

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

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

丘豹

師古曰姓軒丘名豹

及內史安國

師古曰韓安國

皆泣諫王王迺

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

師古曰望謂責而怨

之梁王恐迺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

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

服虔曰茅蘭孝

王大

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也

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



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  
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  
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  
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  
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  
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孝主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

薨

張晏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梁也牛

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王薨也

○劉敞曰此謂得熱疾六日而後薨耳豈謂六月六

日哉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

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

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

迺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

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爲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悅餐

古險 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  
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爲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爲淮陽王

而參徙爲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文師古曰如

時○劉歆曰如故爲太原 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

薨子共王登嗣讀曰恭 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

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山師古曰依 徙代王於清河是

爲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十

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爲太子時

與女弟子私通○宋祁曰弟子 及年立爲王後則懷

年子其壻使勿舉不師古曰 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爲

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

之太后故 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師古曰相 年

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

師古曰宗室諸從也

連年不絕有司奏

年淫亂年坐廢爲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武徙王梁

梁孝王子五人爲王太子買爲梁共王

師古曰共王讀曰恭

次

子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

宋祁云越本十作七

子平王襄嗣

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

誅與此不同宋祿曰垣表作桓邑武帝弗忍廢爲庶

人徙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

師古曰悍勇也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

劫也音殺人取財物以爲好事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

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爲庶人徙上庸國

除爲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

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絕

於身師古曰支子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玉母曰

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

所生故云而平王之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

親祖母也孝王有鬻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罍畫雲雷之象

之象師古曰鄭說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

人師古曰實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王有命

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

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

事於太后多不順德○宋祁曰景本於作李有漢使者來李太后

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

門措指師古曰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爲竿耳太后啼

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

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

師古曰風讀曰諷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病薨病時

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待喪元朔中睢陽人

狂反師古曰狂姓反名也狂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

陽太守客俱出同車劉敞曰睢陽梁所都無太守

淮狂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

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  
變告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

梁長史

史○劉敞曰  
史作吏

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

奏以爲不孝請誅王及太后

師古曰  
陳太后

天子曰首惡失

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

師古曰逮及也  
言其材知不及

無以輔王

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

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

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

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

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

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

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

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下丞相御史請許

師古曰許  
太傅所奏

奏可後數復毆傷郎

師古曰毆推擊音一口反○夜宋祁云浙本注文槌擊也

夜

私出宮傅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如是者數

焉荒王女弟園子爲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爲立后

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

師古曰諸王女皆稱翁主言其父自主婚

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爲師古曰罪不

能至重也遂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

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

誅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

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爲之

是故帝王之意不

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葺之言

應劭曰中葺材構在堂之中也晉灼曰魯

詩以爲夜也師古曰葺謂舍之交春秋爲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師古曰小雅行葺之詩也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之

族親情無疎遠皆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

前漢書卷四十七

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

猥強劾立傅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傅讀曰附獨以偏辭成舉

斷獄亡益於治道汙鱣宗室孟康曰鱣音漫師古曰鱣音秣謂塗染也以

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

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

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

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師古曰言其姪亦當自恥必不與姦案事者

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問者怨望朝廷之言耳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

也曲也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

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

則計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

曰著也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清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



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古曰刷也音所刷反甚

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

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

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

謀篡死罪囚師古曰篡逆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

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

節卽訊師古曰就問也○宋祁曰百官表廷尉方至

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諄暴

妄行師古曰諄乖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

伏重誅師古曰諄乖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

相長史大鴻臚丞卽問王陽病抵譟置辭師古曰抵

諱也抵音丁禮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

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

音失救反次下亦同○劉敞曰驕嫚當屬上句立使

賊殺人而拒諱不服也使人殺之丞相御史請收王

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

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宋祁云一無寶字書曰至

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汝至于再三

汝不能屈則我下罰黜汝命也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

匣龜玉毀於廬中是誰之過也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

言虎兕出於檻龜玉毀於積匱豈非典守者之過邪

虎作豹檻作押景德本郭去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

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

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

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

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

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

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宮殿之

裏毛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

師古曰視讀曰

示數蒙聖恩得見貰赦

師古曰貰謂寬其罪

今立自知賊殺中

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卽詐僵仆陽病

師古曰僵仆倒

地也僵音

地也僵音微幸得踰於須臾

師古曰冀得踰冬月而減罪也

謹以實

對伏須重誅

師古曰須待也

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

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

廢立爲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

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爲

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

師古曰太后愛子而帝親

弟故曰

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

其宮室車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先禍告罰卒用憂

死悲夫

前漢書卷四十七

前漢書卷四十七考證

梁孝王武傳西至高陽注蘇林曰陳留北縣○臣召南按高陽鄉聚名非縣也酈食其傳云陳留高陽人又云諸將狗地過高陽者數十人卽此高陽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于帝○按褚先生具言其事見梁孝王世家後

北獵梁山○梁山史記作良山

太后迺說爲帝壹餐○史記作爲帝加壹餐

梁懷王揖傳揖○臣召南按梁懷王名史記表及世家作勝而孝文本紀作揖漢書賈誼傳作勝而紀及本傳作揖李奇謂懷王必有兩名理或然也

梁共王買傳十年薨○臣召南按諸侯王表作七年薨是也七十字相似傳寫誤耳買以孝景後元年嗣以建元五年薨是七年也

梁平王襄傳睢陽人犴反○按此文則其人姓犴名反史記作類犴反則其人姓類犴漢書脫一字耳梁餘尚有入城○臣召南按史記作削梁入城梁餘

尚有十城以地理志証之梁國統八縣則此文是也

頃王無傷嗣○諸侯王表作貞王毋傷

前漢書卷四十七考證

前漢書卷四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能爲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

置門下師古曰秀美也甚幸愛○宋祁曰愛字下當有之字句緩而順文帝初

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

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而從其學也徵以爲廷

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

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有詔令出

下及遺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

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師古曰悅超遷

前漢書卷四十八

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

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

儀法師古曰草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師古

曰更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自然諸法令

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

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

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馮敬時爲御史大夫迺毀誼曰雒陽之人

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

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旣以適去師古曰

其下意不自得及渡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爲賦

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

遺也憂勤曰騷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

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其辭曰恭



承嘉惠兮

嘉惠謂詔命也

也埃罪長沙

埃字古曰埃待也古仄

聞屈原兮自湛汨羅

汨羅沙羅縣故曰汨羅湛讀曰沉汨

音莫

歷反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水而因託其流也言至湘

千到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

張晏曰讒言罔極師古

正之道一曰極止也

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

師古曰鸞鳳伏竄

兮鳴鵙翺翔

也鵙音尺夷反鵙音于驕反鵙音休闌

昔尊顯兮讒諛得志

也關音吐蓋反茸音入勇反賢

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也立師古曰植謂隨夷溷兮隨卞

周粟餓士首陽之下

讓而不受夷伯夷也不食謂跖

躑躅廉

李音曰石反躑音居略反莊周云盜跖柳下惠

寓言也莫邪爲鈍兮

也應劭曰莫邪因以冠名鉞刀爲銛

徹師灼古曰音弋占反

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

故遷此禍也師古曰生先生也 幹棄周鼎師古曰音營

寶康瓠兮

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

騰駕罷

牛驂蹇驢兮

師古曰罷讀也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師古曰駕

也鹽車

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

師古曰章父屨冠名也

也父讀曰甫○劉奉世曰薦之

嗟若先生獨離此咎

兮應劭曰嗟客嗟也勞苦屈原

醉曰李奇曰醉告也

下章亂也師已矣國其莫吾知兮

師古曰一國之子

獨壹鬱其誰語猶拂鬱也壹鬱

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

自引而遠去

師古曰縹縹輕

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

重也師古曰九淵九

沕淵潛以自珍

鄧展曰沕音味

偈蟪獺以隱處兮

服虔曰蟪音藁應劭曰獺從水蟲

龍遊也師古

夫豈從蝦與蛭蟻

服虔曰蝦水蟲蟻今

龍自節於蟪蟻况從蝦與蛭蟻也師古曰蝦亦水蟲

丘謹反音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

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

音槩孟音是也般音班般反也紛紛構構也郵過也亦

夫子之故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離此

郵亦可與己矣遂自敘其怨憤則太過矣許應元曰許

曰以下谷屈原不能全身遠是害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傳不足哀傷何

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師古曰八尺曰

也高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

險阨之證故重擊其羽而高去○宋祁曰浙本彼尋

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

又汗音一故反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曰鱣

鱣皆大魚也曰鱣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鱣魚長者

長數里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於汙瀆必

譏賊小臣所害師古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蟬亦

大魚也音濫又音尋  
誼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

舍止於坐隅師古曰坐隅音才臥反服似鴉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色上

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  
也○宋祁曰注文鳥字下疑有如字

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

適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太歲在

卯爲單闕師古曰闕音一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

斜日師古曰止于坐隅貌甚閒暇師古曰閒異物來啐私怪

其故孟康曰啐音萃萃聚集也發書占之識言其度師古曰識驗

初禁反音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

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加其美稱也吉虜告我凶言其

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邊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

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萬物變化固亡休

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斡音管斡形氣轉續

變化而嬗

嬗與也師古曰嬗音如嬗謂變換也蘇林曰在傳

是也

勿穆亡聞胡可勝言

也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

勿音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也言此老子德經

憂喜聚門吉凶同城

相師古曰言禍福不定彼吳疆大夫差

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

避吳之難保於此山故曰

棲也句音鉤

斯遊遂成卒被五刑

於秦身登相位二

○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被五刑

傳說胥靡迺相武丁

張晏

己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也解在楚元王傳夫禍

之與福何異糾纏

相應附會也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

師古曰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

極師古曰水激則旱矢激

則遠

激發則去遠○劉歆曰旱讀為悍猛疾也萬

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

坻無垠

如淳曰坻者作器於坻非有限齊也師古曰今

造瓦者謂所轉者爲鈞言造化爲人亦猶  
陶之造瓦耳塊音烏朗反北音於點點反猶何也鳥且夫

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猶何也且夫

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師古曰以

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

何足控揣孟康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

摶玩弄愛生之意也師古曰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

足患師古曰患合韻音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

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贊曰以從物曰徇徇夸

者死權品庶每生臣贊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

曰品庶猶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迫爲利所誘

趨利也師古曰誘誅之誅則音戊或曰怵怵惕也音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僂若囚拘李奇曰僂

曰皆人肩僂僂音爾音欺全反僂古曰蘇注窘是囚拘之

貌五臣注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拘束其

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元文字有作

今宜定從說文音蘇林音誤反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

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心

也意也師古曰積說反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師古曰恬

也意合韻音於力反釋智遺形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弃智而士其身

寥廓忽荒與道翱翔師古曰荒反乘流則逝遇坎則止

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縱軀委命不私與

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不以

靚汎虜若不繫之舟靚與靜同汎音敷劍反不以

生故自保養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德人無累知命

不憂細故蕪芥何足以疑師古曰蕪音丑芥反後歲餘

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

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

爲之耳言受神之福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

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誼聽說其言也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爲

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

問以得失師古曰漢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

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師古曰僭比也上比於天子僭

音擬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

匡建師古曰匡正也正其失也建立也立制節也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執

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

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師古曰言不盡條記也進言

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師古曰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治音直吏反

此以下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師古

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之是諛諛也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



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師古曰厝置也音千故厝反火

未及燃因謂之安

宋祁云浙本燃作然然已從火旁又加火非是

方今之

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蘇林曰搶音濟

濟踰踰不安貌也晉灼曰搶音倉吳人罵楚人曰倉

任庚反攘因女庚反未知孰是非甚有紀師古曰胡

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

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師古曰言

二事之中何者為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

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

師古曰軌道言

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

師古曰鄉風言百姓

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

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

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

六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

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

也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

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師古曰少知治體者誼自謂也○劉敞曰少知治體泛說爾何必誼自謂乎其具可素陳

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怠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稽考也驗

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

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

之執鄭氏曰今建立國秦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瓚曰樹國於險固諸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

之勢也師古曰鄭說是也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

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

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師

古曰齊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時吳王又不天子春

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行義未過師古曰行德澤有加焉猶

尚如是況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大權力且

十此者虐師古曰十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血氣方剛漢

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

治○文有能存能則語成文黃帝曰日中必斲操刀必

割孟康曰斲音衛日中盛者必暴斲也臣瓚曰太公

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謂暴今令此道順而

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應

也曰抗其頭而劉之也師古曰墮毀也抗舉豈有異秦

前漢書卷四十九

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

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

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

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

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

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師古曰無恙言無憂病也當

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宋祁云浙本位字上有之字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穀亂高皇帝與諸公併

起師古曰穀雜也併音步鼎反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

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席大也臣瓚曰席藉也言諸非有側室之勢爲之資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諸

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廩得舍人師古曰廩與僅同廩劣也言纔得舍

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

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

縣惠至渥也

師古曰惠古德字渥厚也音握

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

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

師古曰角校也競也

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

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

孟康曰諉累也

爲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故其下句曰臣請試言其親者親者亦

特疆爲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曰蔡說是矣諉音女瑞反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

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

王王梁

師古曰共讀曰恭

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

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慮臣又知陛下之

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

師古曰自以爲於天子爲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

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

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擅爵人赦死辜師

同皇帝之制度而爲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辜師古曰擅也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車戴之制○漢法

專也師古曰天子車戴之制○漢法

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

可致乎

師古曰不軌謂不修法制也致至也

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

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

應劭曰圍精正視也

陛下之

臣雖有悍如馮敬者

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師古

曰悍勇也

○宋祁曰案功臣表非馮無擇子孝文七年自典客為御史大夫

適啓其口也

首已陷其匈矣

師古曰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

陛下雖賢誰

與領此

師古曰領理也

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

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

然同姓襲是跡而動

師古曰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制使不然

既有徵矣

師古曰徵證驗也

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不知所移

古稱

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

一朝解十二牛

蘇林曰孔子時人也師古曰坦屠牛者之名也專見管子而芒刃

不頓者

師古曰芒芒也頓讀曰鈍

所排擊剝割皆衆理

解也

解音古曰解支節也音胡懈反

至於臲臲之所非斤則斧

臲音古曰臲

股骨也臲臲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斤

斧也臲音寬臲音陞又音必爾反

夫仁義恩厚人

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

衆臲臲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嬰音古曰嬰繞也臣以

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晉灼曰二國皆

反誅何不施之也

臣竊跡前事

事之難蹟

大抵彊

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

也音於倚依也音於綺反

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

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也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

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

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

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

晉灼曰事

師古曰曩亦謂昔時也

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

可也

晉灼曰事執可存

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

殖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

師古曰使以義使之遵禮義也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

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

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

○宋祁云舊本在作有

故天下咸知陛

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

師古曰若干豫設數

也解在食貨志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

之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次下亦同

地盡而止及燕梁宅國皆然

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

孫生者舉使君之

師古曰須待也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

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

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



大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孫而受封之其人若者

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

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宋祁云新本子孫下有於彼二字注文令其隔絕浙本作令不隔絕

所以數償之二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師古

○曰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

劉攽曰言諸侯之地先有創而頗入漢者後而以

封列侯今爲徙之及至封其子孫皆據數償之假令

一王合封十縣則予十縣是爲以數償之矣所字衍

文劉奉世曰償之言還也所以數復還其地也誠以定治

創地如前所云者明天子不利有其地也

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

慮不王師古曰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師古曰倍

背讀曰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

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

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師古曰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

○宋祁云新本開作啓師古曰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服虔曰言天下安雖赤

應劭曰置遺腹朝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師古曰應孟二

說皆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稱壹動而五業附

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師古曰憚畏難天下之執方

病大瘡師古曰腫足曰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

大幾如股師古曰幾並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信一

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聊賴也搐

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師古曰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

爲已師古曰扁鵲良醫也病非徒瘡也又苦蹠盤師

曰蹠古蹠字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脚

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楚元王高帝之今之王者從

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師

曰惠王齊悼惠王○劉歆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

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

曰偏古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盪可痛哭者此

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

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

至不敬也師古曰媿爲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

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操謂天子共貢是臣

下之禮也師古曰恭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師古曰顧

如人反顧然師古曰顧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師古曰顧

此而不能解救豈謂非亶倒縣而已師古曰亶又類

辟且病痲風服虔曰病痲不能行也師古曰痲夫辟者一面病痲

下有用也字非下有體傷病也四字夫辟者一面病痲

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

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

復音方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爲戰

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頴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

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

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曰晝

舉烽夜燧燧也師古曰張說將吏被介冑而睡師古曰

誤也晝則燧燧夜則舉烽音反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師古曰

謂自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

諸侯執旣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師古曰言長養

也極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師古曰

具之臣竊料匈奴之衆師古曰料不過漢一大縣以天

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

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

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

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

古曰中行姓也說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

匈奴傳 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天子之命今不獵

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

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

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

僮者如淳曰僮謂隸安也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加牙

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褻及褌領者內之

閑中服虔曰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師古曰入廟則服之宴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

表薄紈之裏縵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縵著衣也師

之也縵音美者黼繡師古曰黼者織爲斧是古天子

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古

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今庶人屋壁

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

未有也

師古曰屈謂財力盡也音其勿反

且帝之身自衣阜綈

師古曰

厚繒也音徒奚反

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

庶人夔妾緣其履

師古曰夔庶幾也

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

作之不能衣一人

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

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

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

矣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盜賊直須時耳

師古曰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

曰毋動

師古曰言天下安不可動搖

爲大耳

如淳曰好夫俗至大

不敬也至亡等也

師古曰無尊卑之差

至冒上也

師古曰冒犯也進計

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

恩

師古曰謂商鞅

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

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應劭曰出作贅婿也師古曰謂

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

質也贊音之鏡反分音扶問反借父褻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褻摩田器也言以褻及

鉏借恩德也而容色自母取箕箒立而諄語諄猶罵

也張晏曰諄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抱哺其子與公

併倨師古曰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婦姑

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校也

辱宋祁曰反唇一作唇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

幾耳師古曰唯幾言不多也幾居豈反劉奉世曰誼

謂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貪利而已此其

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厥

而取功成求得矣師古曰求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

仁義之厚師古曰反還也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

信任一曰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

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師古曰

前漢書卷四十八 列傳 十一 中華書局聚

高祖也德從天  
下天下從其德  
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

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

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

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也○劉攽曰慮

也大率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

取之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

取也兩廂高祖惠帝廟也師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

奪之金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矯僞者出幾

十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僞徵發盈出十萬石粟師古

粟近十萬石耳非謂徵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

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爲使者乘

又言矯僞之人詐爲詔令妄作賦斂其數此其亡行

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此其亡行  
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



爲大故

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爲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宋祁云注文

辨本特以

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師古曰恬

安也音徒兼反

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

師古曰適當也講事理當

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

能爲也

師古曰辨讀曰樂

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師古曰

所以創書扎篋篋所以盛書

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

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

曰紀理也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

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

師古曰植建也僵偃也音疆

筦子曰

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也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

不爲寒心哉

師古曰若以管子爲愚人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耻可也若以管子爲微識治

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

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

師古曰虛讀曰

墟謂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

師古曰

曰幾讀曰冀次下亦同

豈如今定經制

師古曰經常也

令君君臣臣

師古

曰君爲君德臣爲臣道

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

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師古曰衆信謂共爲忠信也

此業

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師古曰順行之

若夫

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

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詩云

維維之楫音集又音接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師古曰覆可

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

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

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

師古曰遠

音于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

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迺始也使士

負之有司齊肅端冕

師古曰冕讀曰齋

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音胡電反

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

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劉奉世曰人生則

有眉髮矣顏說誤匍匐入井又非所謂新生也嬰兒體色赤故曰赤子耳昔者成王幼在

緇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

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

師古曰保安也傳輔也道讀曰

導其下亦同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師古曰宴謂安居

故迺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師古曰孩

小兒也提謂提撕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

端士

師古曰端正也直也

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

師古曰悌

音徒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

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

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

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師古曰嘗讀曰嘗擇其所

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

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工宦反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

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

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

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

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

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師古曰隲與踰同謂越制

○宋祁曰注未當添也字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

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

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

于下矣

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則有記過之史

師古曰有過則記

徹膳之宰

師古曰有闕則諫

善之旌

師古曰進善言者立於旌下

誹謗之木

師古曰譏惡事者書之於木

敢

諫之鼓

師古曰欲顯諫者則擊鼓

瞽史誦詩工誦箴

師古曰瞽無目者也

工習樂

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

師古曰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耻媿之事

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

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師古曰朝日以下朝音直遙反也

春朝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

師古曰餽與饋同

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

師古曰鸞和車上鈴也解在禮

樂步中采齊

師古曰樂詩名也字或作齊又作茨並音律私反

趣中肆夏

師古

曰亦樂詩名趣讀曰趨趨疾步也凡言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

所以明有度

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

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師古曰遠音于焉反長音竹兩反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

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訐謂面

相斥罪也音居謁反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

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

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

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艾讀

音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

也師古曰道讀曰導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

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

曰已事已往之事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師古曰法謂則而效

之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

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師古曰諭曉告也與猶及也

夫心未濫而先

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

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師古曰貫音工宦反

夫胡粵之人

生而同聲耆欲不異

師古曰耆讀曰嗜

及其長而成俗累數

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

蘇林曰言其人之行不能

易事相爲處者字爲是

宋祁曰漸本無則教習然也

臣故曰

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

宋祁曰越本得字上有有字

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

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入天此時務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

此時務

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

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

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古師

曰顧猶反也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

於微眇師古曰眇細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古師

曰見善則遷長鼻而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爲人主

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置也取舍之極

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極中安者非

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

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宋祁曰浙本舍字下有中字音當丁仲

反上言審此言中理自明白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

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

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

教或毆之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道之以德教者



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

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

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

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陛亡級廉近

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陵乘也理執然也故

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

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

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

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

於貴臣之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斬反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

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

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師古

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蹙音千六反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

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

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

敬也師古曰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師古曰體貌謂加禮

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

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

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

法蘇林曰僇音罵然則堂不亡陞虐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師古曰

曰迫迫也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

亡耻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

罪曰當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也○劉奉世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

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

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音子夫嘗

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

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

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

師古曰縶謂以長繩

係之也縶音先列反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編次列也

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

師古曰榜音彭

殆非所以令衆庶見

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

也

蘇林曰知其有一旦之刑

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

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

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

而滅之

師古曰音戶剛反

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

吞炭

鄭氏曰釁漆面以易貌吞炭以變聲也師古曰釁熏也

爾訓熏與漆皆非也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

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

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

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

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

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頑音古曰鈍莫諾亡節古

曰莫諾謂無志分也廉耻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

也呼好音苟若而可若猶然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

曰逝反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師服虔曰音挺起也主

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

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主

面反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

羣下也師古曰粹純也言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

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

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

不飾師古曰簠簋音甫又音扶簋音軌坐汙穢淫亂

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

前漢書卷四十八列傳

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也罷讀曰疲軟音入克反

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

師古曰諱

古呼

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

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域界局也

聞譴何則白冠鵲纓

鄭氏曰以毛纓白冠喪

服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

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蘇林曰音潔清胡

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此官有別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己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加劍

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也師古曰應如二說皆是

上不執縛係

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

也自廢而死弛音式爾反

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

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

也師古曰鑿反戾字音盧結反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

自裁

師古曰裁謂自刑殺也

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

師古曰捽持頭髮也

抑謂按之也捽音才兀反

曰子大夫自有過耳

服虔曰子者美號

吾遇

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

師古曰憲讀曰喜音許吏反憲讀曰喜

引謂意字宜曰喜讀爲意

也矜尚也師古曰嬰加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

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

主耳忘身耳孟康曰唯爲主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

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

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

圍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

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此上陳廉耻之事皆古

聖人之志此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

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

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

吾得與之皆安猶彼人耳夫夫音扶顧行而忘利守

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

前漢書卷四十九

曰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此厲廉耻

不須復制禦也六尺之孤未能自立者也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無所失此之

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爲

投鼠忌器之法而反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師古

久行無陞級之事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師古

上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

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撥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

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

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

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卽位後

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

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  
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



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植古曰漢法不

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

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

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

麇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令所謂麇子也著音直略反適足以餌大

國耳師古曰餌謂爲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

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

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

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

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爲刺音謂以爲不可故斬去

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如淳曰不誚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蘇讀與莢同謂莢刈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故于東門

外立之也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畢以爲王而天下安師古曰畢猶盡○宋祁曰

注末嘗有也字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

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而縣屬於

漢師古曰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

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縫作

以書云自悉錢用諸費稱此師古曰悉盡也○宋祁曰新

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

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

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孟康曰不可者

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師古

鄭穎川縣也鄭音千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

捷反著音直略反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

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陸

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

世安耳師古曰言帝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

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

少謂年也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

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

意但勳頤指麾則所欲皆如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

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熟視而不定師古曰畜

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

事師古曰欲發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

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

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

接王淮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

也臣瓚曰謂以恩接待而王之師古

前漢書卷四十八

曰二說皆非也謂接今時當即王之言曾不與如臣

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

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

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

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

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

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

見春秋傳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

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冉反固爲俱靡而已師古曰言

滅斃也靡碎也音武彼反淮南雖小黥布常用之矣

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沛夫擅仇人足以危

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假四子雖割而爲四四

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

都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

師古曰剽

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及燕丹子也

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

曰周

書云無爲虎傅翼將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

李奇曰文三王傳言誼自傷爲傅無狀

師古曰常哭

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

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爲六國盡立悼

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

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

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

韋昭曰四齊

蓄川濟南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西鄉京師

師古曰

鄉

梁王扞之卒

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

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

其家

師古曰言

繼其家業

言二

西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

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伊管管仲伊伊使

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

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自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也自追觀以下並史家之詞

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以漢爲土德色

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

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

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

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耳目賜之盛食珍味以

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蓬宇倉

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

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宋祁曰注文常

義監本及新書皆云帝義也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

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

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掇拾也音丁活反

前漢書卷四十八

前漢書卷四十八考證

賈誼傳謂隨夷溷兮謂路驕廉○按史記作世謂隨夷溷兮謂盜路廉文選作謂隨夷爲溷兮謂路驕

爲廉其他字句俱有同異今但據本書校正

諄曰○按史記作訊曰文選從之又如恂蠶蠶史記作彌融煖遙增擊而去之史記作搖增翮文選作

遙婚繳

服似鴉○臣召南按史記云楚人命鴉曰服是一物

二名漢書云似鴉則二物矣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按史記作單闕之歲兮以下凡起句俱有兮字此班氏所刪也又按文選注文帝六年歲在丁卯

是時匈奴強云云○臣召南按自此以下並漢書所詮敘也史記賈生與屈原同傳於經國之才救時之論槩未及錄故特詳補之其治安策及上書並賈子新書文刪節以入傳

可爲流涕者二○王應麟曰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

策而不用也其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于傳而載之食貨志

可爲長太息者六○王應麟曰新書言庶人上僭班氏取爲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爲太息而班氏取爲太息之二論教太子是爲太息之三體貌大臣是爲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篇不取而載銅布篇于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注鄭氏臣瓚云云師古曰鄭說是也○臣召南按如鄭說則本文固字應倒在必字之下於義不順如瓚說則樹國固當一讀于義甚長師古取鄭說似誤

上數爽其憂○顧炎武曰謂秦之所憂在孤立而漢之所憂在諸侯漢初之所憂在異姓而今之所憂在同姓

貫高利幾之謀不生○臣召南按利幾事見高紀幾



本楚將降而封于潁川疑懼遂反高帝擊破之  
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真德秀曰此文下  
新書言三表五餌而史削之又威令不信可爲流  
涕者此也下新書言天子之相號爲丞相諸侯之  
臣號爲丞相云云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  
經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而史削之

擇良日立諸子維陽上東門之外注師古曰諸侯國  
皆在關東云云○臣召南按諸侯並在關東固不  
必言此文謂維陽上東門也考高紀帝雖自維陽  
入都關中而六年封子肥齊王七年立子如意代  
王九年徙王趙十一年立子恒代王子恢梁王子  
友淮陽王帝實在維陽行封冊也惟立子長淮南  
王十二年立子建燕王則帝在長安耳賈生從其  
最多者言之維陽亦有上東門與長安門同名以  
地勢言之燕趙代在維陽東北齊梁在其東吳楚  
淮南則在其東南也



前漢書卷四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音一浪反故爲羣盜徙安陵

師古曰羣盜者羣衆相隨而爲盜也高后時盜爲呂祿舍人孝文卽位

盜兄噲任盜爲郎中任如淳曰盜爲郎中也絳侯爲丞

相朝罷趨出意得甚甚自得意上禮之恭常目送之

盜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盜曰絳侯所謂

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主在

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劉氏不王而勃等聽王諸呂是從生主之

亡者與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

前漢書卷四十九

師古曰言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弗能

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

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

師古曰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

相益畏師古曰已而絳侯望盜曰吾與汝兄善今兒

迺毀我師古曰望盜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

以爲反徵繫請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公莫敢爲言唯

盜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盜頗有力絳侯迺大與盜

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

盜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師古曰適上弗

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

之蜀檻車傳送盜時爲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

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有如遇

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

奈何上不聽遂行之○宋祁曰越本無遂字淮南王至雍病死

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開闢於天子也○宋祁曰注是字當刪上輟食哭甚衷師古

止也輟也盜入頓首請辜師古曰責以不強諫也上曰以不用公言

至此盜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

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盜曰陛

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

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宋祁曰曾參字上浙今本存孝字句義並足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

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顯

制師古曰願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鄭氏曰大

臣亂乘傳而赴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

之故曰不測淵夏育皆古勇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

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

師古曰鄉讀曰嚮

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堯陛下

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

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盜

繇此名重朝廷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盜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

談以數幸常害盜盜患之盜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盜

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

師古曰惡謂譖毀之言其過惡於

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盜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

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

與刀鋸之餘共載

宋祁曰一本云刀鋸餘人載

於是上笑下趙談

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盜搯轡

師古曰搯

與學同

上曰將軍怯邪盜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

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也○宋祁曰或無之字下同

百金之

子不騎衡

如淳曰騎衡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

聖主不乘

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

如淳曰六馬馳不測山有疾若飛也

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

師古曰同坐謂所坐

之處高下齊

及坐郎署長布席盜引卻慎夫人坐

蘇林

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

如淳曰盜時爲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

曰卻謂退而寧之也坐音材臥反○宋祁云趙本及景德本監本並無長布席三字一本云郎署長布席

學官本無長布席三字若上云及坐郎署似不成語與上句了不綴屬必須曰郎署長布席義乃可安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以立后慎夫人適妾妾主

豈可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張晏曰戚夫人也

於

是上適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盜金五十斤然盜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

十斤然盜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齊相徙爲

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

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

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師古曰無何如言更無餘事如

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盜告歸道逢丞

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盜還媿其吏師古

曰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師古曰上謁丞

相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問師古曰欲因問丞相曰

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

吾不受私語盜卽起說曰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

侯師古曰度量也與猶如也丞相曰不如盜曰善君自謂弗如

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

劉氏君迺爲材官蹶張遷爲隊帥如淳曰隊帥軍中



所類 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陞

下從代來每朝郎官者上書疏○宋祁曰郎官者既

略述禁中人耳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

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賢英士大夫日

聞所不聞以益聖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宋祁

無大夫上字而此本獨無上而君自閉箝天下之口

而日益愚漸古曰箝箝也音其炎反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

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教引與

入坐爲上客盜素不好鼯錯錯所居坐盜輒避盜所

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卽位鼯錯爲

御史大夫使吏案盜受吳王財物抵辜詔赦以爲庶

人吳楚反聞師古曰聞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

丞丞史丞爰盜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

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

絕

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

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盜不

宜有謀

如淳曰盜大臣不宜有姦謀

錯猶與未決

師古曰豫

人有

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

師古曰至天子之前也

嬰入言上迺召盜盜入見竟言吳所以

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上拜盜爲泰常竇嬰爲

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

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盜以泰常使

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

守盜軍中初盜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

文穎曰婢也

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女與侍者

通迺亡去盜驅自追之

師古曰驅馳而追言疾速

遂以侍者賜之

復爲從史及盜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盜校爲司馬

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  
所領士卒正當守盜  
廼悉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

不雜言其醪也  
醪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  
醇者音牢  
會天寒士

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皆臥  
於禁反陬音子侯反

又音鄒○宋祁曰古本飢  
字下有乏字今削之無害  
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

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

故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

日言汝  
有親老  
吾不足  
參公  
字師古曰參古累反  
司馬曰君弟去

師古曰  
弟但也  
臣亦且  
亡辟  
吾親  
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君

何患  
適以  
刀決  
帳道  
從醉  
卒直  
出處  
決帳而開令通

道得  
亡也  
司馬  
與分  
背時  
師古曰一  
盜解  
節旄  
懷之  
如淳曰

見履  
步行  
七十  
里步  
如淳曰  
著履  
明見  
梁騎  
馳去  
遂歸

報文  
穎曰  
梁騎  
將擊  
吳楚  
者也  
師古  
吳楚  
已破  
上

更以  
元王  
子平  
陸侯  
禮為  
楚王  
以盜  
為楚  
相嘗  
上書

不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

曰湛讀 雒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

盜曰吾聞劇孟博徒服虔曰博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盜曰

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

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曰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

以親爲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臣贊曰凡人之難齊危多以有父母爲解而孟兼行之師古曰贊說是也不以在亡爲辭師古曰或實在解者若今言分疏矣

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心季市弟也今公陽從數騎

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猶常也師古曰鄧說是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

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師古曰多猶重盜雖居家

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盜進說其後

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盜使人刺盜刺者至關

中間盜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盜曰臣

中間盜稱之皆不容口

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

如淳曰曹輩也備之盜心不樂家多怪迺之倍生所問占

曰音極文穎曰音陪秦時賢士還梁刺客後曹果遮

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穎川人也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

而言晉音是也潘岳西征賦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

生所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與雒陽宋孟及劉帶

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大錯爲人隋

直刻深師古曰隋字與峭同峭孝文時天下亡治尙

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尙書年九十餘老

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尙書伏生

所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詔以爲太子舍人門

大夫師古曰初爲舍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

前漢書卷四十九列傳六十一中華書局聚

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名之書也

臣贊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贊說是也公孫弘云擅生殺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

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此與錯所言同耳

故人主知所以臨制

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

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

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

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

師古曰言何用

知事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

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

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

師古曰說謂所說之義也

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

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

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

張晏曰若伯魚頌仲尼教乃讀詩書也

竊願陛

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

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

子家令

臣瓚曰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

家號曰智囊

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

是時匈奴彊

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

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

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

師古曰毆與驅同

其後復入

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

師古曰益

也

敗兵之卒沒世不復

師古曰丞挫折也

自高后以來隴

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

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

節

師古曰輯與集同底與砥同

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

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

○宋祁曰而法曰大有利

此語絕不傍理蓋下有兵法曰故後人非隴西之民誤書耳嘗從劇本作敗其衆而有大利

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

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安邊境立功名

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

者三師古曰合刃謂交兵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

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師古曰漸讀曰瀦謂浸也音子廉反山

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阜陸曰阜山木所在師古曰阜

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

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音之欲反平原廣野此車騎

之地宋祁曰地字下當有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

相遠川谷居閒師古曰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

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水可前可後此長戟

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師古曰萑葦也葦音葦



完  
山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此矛銳

之地也師古曰鈹鐵把短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

險隄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

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

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鈹

金所以止衆也○宋祁曰學宮本越本並此不習勒

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

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

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

也音子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五不當一故兵

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

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

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

險易異備

師古曰易反

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

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

師古曰彼我均不能相勝則須遠結外援共制之

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

師古曰不煩華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

也擊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

中國之馬弗與也

師古曰與猶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

古側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

師古曰罷讀曰

疲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

地輕車突騎

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其馳銳可用衝突敵人也

則匈奴之衆

易撓亂也

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其字從羊一曰撓曲也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勁

弩長戟射疏及遠

師古曰疏亦闊遠也○劉奉世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

弩以槍為矢敵故不可射疏及遠也然戟有鉤又不可射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

師古曰伍人為伍二

什伍為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蘇林

曰驃音馬驃之驃如淳曰驃射之官也處平易之地可以用

矢者同中一氏傳作鼓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驃

也春秋左氏傳作鼓字其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驃

發發驃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中則同的謂所具

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即謂壓也具

匈奴之革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筥以皮作如

作如楛一曰革筥若薦楛木之以當入下馬地鬪劍

戟相接去就相薄薄音息嗣反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

曰給謂相連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

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

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

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倏印之間耳師古曰言

則雖大必小雖彊必弱也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則悔之亡及也帝王

曰蹉足失據也跌音徒結反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

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

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

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

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

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此衡卽橫耳無勞借音

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

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文帝嘉之乃賜

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

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

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

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

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

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張晏曰揚州之

也南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

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

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

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土

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

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

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

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音也秦民見行

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

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

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

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發之

不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

前漢書卷四十九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北者以計爲之也

謂師古曰北謂敗退

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

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

師古曰蒙

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

蒙矢石赴湯火

師古曰蒙冒犯也

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

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

復

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

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

師古曰烈取

耳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

師古曰倡讀曰唱倡天

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

食之業不著於地

師古曰著音直略反

其執易以擾亂邊竟

師古

曰竟讀曰境

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

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壑

師古曰壑○宋祁曰壑古野字

字下育也字獸字下有放字若去也

美草甘水則止

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

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

師古曰晦古蔽字也南蔽耕種

之處也○宋祁曰景德本無  
以離二字校添刊誤亦改  
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

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

之卒卒少則人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

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李奇

曰纔音裁師古曰纔淺也猶言僅至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

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

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

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

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服虔曰蘭石可投入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如淳曰

蘭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荅荅廣九尺袤十二

尺師古曰蘭石如說是也渠荅蘇說是也雷音來復

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

立城邑毋下千家

師古曰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

反爲中周虎落

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

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

先爲

室屋具田器迺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

張晏曰募民有

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贊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逼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

居之也師古曰贊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

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

家

師古曰復徒之

官且廩給其衣食於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

後能自供贍乃止也卿

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內無其亡夫若妻者縣

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

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



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

孟康曰謂胡人入爲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以半與之

師古曰孟說非也言胡人入爲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

官爲贖

張晏曰得漢人官爲贖也師古曰此承其民上句言謂官爲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

如是

民嘗屬上句其

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

以德上也

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

也

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鬪當戍邊者也

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

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

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師古

日言發怨恨之

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

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

益寡

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

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

明法

師古曰稱副也

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

心而勿侵刻

師古曰轉與集同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

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

也

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

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

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

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

二內門戶之閉

張晏曰二房也

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

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

師古曰之往也

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

師古曰昏謂婚媾配

也合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

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樹謂

桑果之屬長音竹兩反○劉敞曰所種所樹畜積長茂

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

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

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

一連連有假五百

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名也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劉

奉世曰假服說是古者戎皆有期代則不置故十連  
曰假謂其權設猶假司馬之類亦非常置也

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

今流俗書本護字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

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

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幼則同遊長則共事

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

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

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所徙之民非壯有

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

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

曰意疑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

之也疑則語緩且易之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

疑有之字存之則語緩且易之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膠可折弓弩可

用匈奴常以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

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勝退氣志而去

前漢書卷四十九列傳

十一中華書局聚

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

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

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師古曰施

延也音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

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近者獻其明遠者通

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師古曰比音頻寐反翼是以大

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楸師古曰楸音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

亂從師古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爲從者

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或有洽字者皆非也後人

妄加之也○劉奉世曰大害謂秦亂從謂項羽時漢

得關中羽西向爭並建豪英以爲官師師古曰師長

帥音所類反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

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

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

燭而智不能治

○宋祁曰智當作知

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

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

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

各帥

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

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

大夫之行當此三道

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師古曰二三大夫總謂當時受

策者非止錯一人焉

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

師古曰諭

也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

政之不宣民之不寧

師古曰永猶深也惟思也

四者之闕悉陳其

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

利著之於篇

師古曰休美也篇謂簡也

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

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

師古曰重音直隴反

興

自朕躬

師古曰言朕自發視也

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

張晏曰毋為有

司枉撓也烏虜戒之

師古曰虜讀曰呼

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

對曰平陽侯臣窋

孟康曰曹窋參子也

汝陰侯臣竈

如淳曰夏侯嬰子也

潁陰侯臣何

文潁曰灌嬰子

廷尉臣宜

昌隴西太守臣昆

邪

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曰昆讀曰混音下昆反

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

師古曰詔列侯九卿及郡守舉賢良故錯爲窋等所舉

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

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

帝先

服虔曰力牧黃帝之佐也

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

筦子而爲五伯長

師古曰筦字與管同伯讀曰霸

今陛下講于大禹

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臣瓚曰講謂講讓也

退託於不明以求

賢良

師古曰自託不明是謙退

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

師古曰謂

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

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

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適以臣錯充賦

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七昔之業也云如賦調也

甚不稱明詔求賢之

意臣錯少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

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

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理萬幾之務處于法宮之中

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

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

地者皆載之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

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師古曰被然後音皮義反

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師古曰甘露凝如膏五

穀熟祆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

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

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

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

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

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

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

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

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

心揆之於人也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

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

姓和親國家安寧各位不失施及後世

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

以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讀曰霸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

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爲人

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己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

容私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患難不避死見賢

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



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

孟康曰機發也陷穽也

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

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

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

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

師古曰顧雖也而民不若今言雇賃也

恨者知與而安己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

暴心也

師古曰從讀曰縱

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

故辜大者罰重辜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

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

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

師古曰更改也主行

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

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令施行致傷國

也復音反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

主內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汙之名

師古曰辟讀曰僻騫損也汙辱也

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

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各聲章明舉天下之賢

主五伯與焉

師古曰讀曰豫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

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

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

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

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

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

臣不及其佐

師古曰臣亦不及三王之佐

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

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

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

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

民不用故當此

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

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

進焉

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

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

信讒賊宮室過度者慾亡極

師古曰者讀曰嗜

民力罷盡賦

斂不節

師古曰罷讀曰疲

矜奮自賢羣臣恐諛

張晏曰恐機發陷禍而為

諂諛以求自全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諂諛也恐音丘勇反驕溢縱恣不顧

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僭

師古曰僭

痛也言痛害於下僭音千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

○宋

殺字下疑有人字若直言身自射殺未見其事必著人字義乃易了天下寒心莫安其

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

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皇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

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

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內咸怨離

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

師古曰倡讀曰唱絕

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

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

如淳曰覆露也

絕秦之迹

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

除苛解燒

文穎曰燒

古曰音

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辜人亡帑

師古曰謂除

亡讀曰

非謗不治鑄錢者除

張晏曰除鑄錢之律

曰非讀

通關去塞

張晏曰文帝十二年除關不用傳

不孽諸侯

曰應劭

之以禮不以

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也

賓禮長老愛

卹少孤辜人有期

張晏曰早決之也晉灼曰刑法志云罪人各以輕重不亡迷有年而

免滿其年免為庶人也

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

張晏曰是用

明詔軍師

宋祁曰師疑作帥

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

除去陰刑

張晏曰害民者誅

憂勞百姓列侯就都

師古曰各國也親耕節用視民不奢

師古曰視

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

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

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

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

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

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

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故

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

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

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

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臨制天下

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竟

讀曰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

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然莫能望陛下

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

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

也

師古曰言天子虛奔神明之德

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

德不及究於天下

師古曰究竟也

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

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少茅之愚臣言

○宋祁曰臣言

臣字衍存之句不成

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

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錯又言宜削

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

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盜諸大功臣

多不好錯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

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

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

師古曰堧者內垣之外游地也音人

緣反門東出不便錯迺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

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卽請閒爲上言之丞

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

非廟垣迺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

謝古曰以所奏不當天子意故

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迺先請固誤

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

之罪過削其支郡

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

奏上上令公卿列

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

師古

曰繇讀與由同

錯所更令三十章

師古曰更改也

諸侯謹譁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

如淳曰錯爲御

史大夫位三公也

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

師古曰譁責也錯曰固也

師古曰言固當如此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

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

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

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

居守會竇嬰言爰盜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

師古

曰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釣反

上問盜曰君當爲吳相知吳臣田祿

伯爲人虐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

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

師古曰卽就也

誘天下

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虐何以言其無

能爲也盜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

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

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盜策之

善上問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

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

○宋祁曰一本恨字下有之一字

上卒問盜

師古曰卒竟也

對曰吳楚相遺書

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今賊臣鼂錯

擅適諸侯削奪之地

師古曰適讀曰適

以故反名爲西共誅



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

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

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

盜曰

愚計出此唯

上孰計之迺拜盜爲泰常密裝治行後

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毆

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

師古曰張毆也音區

劾奏錯

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

反欲

下者可以予吳

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

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

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

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

制曰可錯殊不知迺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

師古曰市誑云乘

車案行市中也

錯衣朝衣斬東市

師古曰朝服也

錯已死

行音下更反

錯衣朝衣斬東市

衣朝服也

錯已死

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

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軍所來即從吳軍所來也

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

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

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

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

師古曰拊音其炎反

上曰何哉

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

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師古曰內杜卒竟也

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

師古曰杜塞也

臣竊爲陛下不取

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

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

師古曰漢中之縣

多奇計建

元年中

宋祁曰著年字則俗而

上招賢良公卿言

鄧先

師古曰鄧先者其名也

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

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閒

贊曰爰盜雖不好學亦善傅會張晏曰因宜仁心爲

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財也

其時已變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殺鼂錯也

身亦不遂鼂錯銳於爲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

之經於溝瀆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張晏

曰趙奢卒趙使趙括爲將其母言之趙王曰願王易括王不許母要王括有罪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

於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施

行之語著于篇

前漢書卷四十九

前鄭書卷四十五

許文詰著于錄

夫論雖不熟其意始能其款

文辭不致憂其益其意始能其款

其意始能其款

其意始能其款

其意始能其款

其意始能其款

其意始能其款

前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爰盜傳爰盜○史記作袁臣召南按爰與袁轅通史游急就章云爰展世師古注曰陳申公後世孫爰諸生爰濤塗因而命氏其後或爲轅字又作袁字本一族也按爰濤塗左傳作轅公穀作袁袁盜史記作袁漢書作爰實係通用

任盜爲郎中○郎中史記作中郎

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史記作主兵柄

今絳欲刻治○按從子呼叔父字僅見此文史記作苟欲劾治下文絳能日斂史記作君能日斂似爲得之

盜入見章言吳所以反云云○臣召南按此文刪去史記鼂錯在前一段以詳序于錯傳中也

鼂錯傳及劉帶同師○劉帶史記作劉禮

爲太常掌故注應劭曰掌故六百石○林嗣曰史記注應劭曰掌故百石此注六字衍文也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劉奉世曰長戟悉訛○胡三

省曰文意各有所屬勁奪所以射疏長戟所以  
遠也

復爲一城○真德秀曰謂大城中復立一小城也

連有假五百○劉奉世曰謂假司馬之類○胡三省

曰五百卽後所謂伍伯也賈公彥曰伍伯者漢制

五人爲伍伯長也沈約曰舊說古者君行師從卿

行旅從旅者五百人也今諸官府及郡各置五百

四以象卿行旅從依古義也

上與錯議出軍○臣召南按此二句補史記之缺竇

嬰言盜以下云云則裁取史記吳王濞傳中語丞

相青翟等劾錯云云又補史記之缺但丞相青翟

不當有翟字此陶青也訛與景紀同

贊亡益救敗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李觀曰史

臣責錯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鼂錯用至忠之

略與趙括必敗之勢異也使錯父爲之是沮其子

爲忠也孰可擬議

前漢書卷四十九考證

前漢書卷五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索隱堵

名屬南陽與兄仲同居以賞為騎郎蘇林曰履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註賞五

百萬得為常侍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師古曰調選

師古曰如說是也○宋祁曰百官公卿表云孝文三年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此傳云文帝十年不得調恐必有誤也

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師古曰遂猶達

也字下當添欲免歸中郎將爰盜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

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

之毋甚高論師古曰令其識論論依附時事也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

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宋祁曰漢

緩字所以文帝稱善拜釋之爲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

圈師所也音求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謂

反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曰視其屬也虎圈

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師古曰悉欲

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觀猶示也嚮讀

也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張晏曰材詔釋之

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

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

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

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

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

急也音反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文具以故

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陵夷積



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起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

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

也師古曰嚮讀曰響錯音千故反文帝曰善迺止不拜嗇夫就車召

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敝師古曰行問也具以

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

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

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

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

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

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

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也解在劉向傳時

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使慎夫人鼓瑟上

自倚瑟而歌

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意

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棹用紵絮

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師古曰紵音竹呂反斲音側略反

左右皆曰

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

中亡可欲雖亡石棹又何戚焉

師古曰解並

文帝稱

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

張晏曰在渭橋

中路○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此在中故曰中渭橋

張說非也有一人從橋下走

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次下亦同

釋之治問曰縣人來

如淳曰長安縣人也

聞蹕匿橋下久以為

行過

師古曰言天子已過

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

犯蹕

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

當罰金上怒曰

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

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也

師古曰公謂不私也

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

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

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

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

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

師古曰安焉也錯置也音干故反

唯陛下

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

玉環得

師古曰得者盜環之人爲吏所捕得也

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

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迺盜

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

師古曰法

謂常法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

師古曰共讀曰恭

釋之免冠

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

之逆○劉奉世曰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

然以逆順爲基

○宋祁曰基字

上疑有本字

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抔土

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古曰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

從手不忍言毀傲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擇爲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宋祁云新本杯

搖陛下且何以加其法  
虞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

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

見釋之持議平○宋祁曰啓作威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

天下稱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師古曰以嘗劾

帝不下司馬門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

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

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師古曰

曰鞮音武伐反顧謂釋之爲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師古曰結讀曰

係既已人或讓王生獨柰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

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

臣吾故聊使結鞮欲以重之○宋祁曰聊使結鞮疑云聊廷使跪結鞮存廷

跪二字乃是詳了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

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

郎中署長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爲事郎中而爲郎署之長也著音竹助反

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

老矣何乃自爲郎也崔浩以爲自從也從何爲郎此說非也○劉敞曰按文帝問因唐遂及居代時事則

何自爲郎正問從何處來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

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

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

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

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猶耳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帥

將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師音所類反將音子亮反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

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曰良

善也師古曰說讀曰悅聞頗牧之善帝意大悅○劉

攸曰聞廉頗李牧爲人却是知其實矣良說者甚喜

也猶良迺拊髀曰師古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

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師古曰恐懼之言解在

注謨王陵傳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

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閒處慮師古曰何

處而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

那殺北地都尉印上以胡寇爲意迺卒復問唐曰公

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

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

之韋昭曰門中擬爲闡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

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

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師古曰

芳目之也音反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

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穀張百金之士

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家子弟可任使也師古曰百金喻其貴重

耳服說是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

淳曰胡也匈奴傳曰晉北有澹林之胡樓澹音西抑疆秦

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師古曰伯讀曰霸後會趙王

遷立蘇林曰趙幽王其母倡也樂家之女用郭開讒而誅李

牧令顏聚代之宋祁曰聚一作最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

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服虔曰私

假錢也五日壹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

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

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李

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史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

前漢書卷五十一

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終日力  
節度也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宋祁曰繩字上疑有糾字句似長而義具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

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尙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

死罪文帝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

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服虔曰車戰之士也十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武帝卽位求賢

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爲官迺以子遂爲郎遂

字王孫亦奇士魏尙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文

曰六國時衛君也至黯十世世爲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



爲太子洗馬

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爲官

以嚴見憚武帝自仁

爲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

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

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

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延而燒也比音頻寐反

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

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

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辜

師古曰矯託也託奉制詔

而行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耻爲令稱疾歸田

里上聞迺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

東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

如淳曰擇郡丞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爲大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

責大指而已不細

苛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

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

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

師古曰倨簡傲也音居庶反

面折不能容

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

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絜其諫犯主之顏色

常慕傅伯爰盜之爲人

應邵曰傅伯梁人爲孝王將素抗直也

善灌夫

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

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

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

欲云云

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

黯對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虘上

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

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

師古曰數責之音所具反

黯曰天子置公

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虘且已在

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

賜告者數終不瘡

如淳曰杜欽所謂病瘡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

反瘡與愈同

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

黯任職居官亡以瘡人

師古曰瘡勝也讀與愈同

然至其輔少主

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

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

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

中上踞廁視之

如淳曰廁也孟康曰廁淋邊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劉奉世曰廁當

從孟說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

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

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

應邵曰武帳織成帳爲武

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

黯前奏事上不冠

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

更定律令爲廷尉

師古曰黯質責湯於上前實對之

也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褻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

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

東紛更之爲

紛古曰言何爲乃

而公以此無種矣

師古

曰言當誅及子孫也

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

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

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

師古曰重累其足言是懼甚也及古側字也

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常言與胡和

親毋起兵

師古曰每因

上方鄉儒術

師古曰鄉讀曰嚮

尊公

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

○宋祁曰遷史作吏民巧弄

上分別文法

湯等數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而觸弘等徒懷詐飾

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

師古曰詆毀辱

禮也音丁

陷人於罔以自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

疾黯雖上亦不說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誅之以事

師古曰以事致

其罪而誅也

弘爲丞相迺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

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數歲

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

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音胡下大

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

揖客反不重耶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爲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

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

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

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

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

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

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

望師古曰褊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

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

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也居無何匈

前漢書卷五十一 列傳 凡一中華書局聚

奴渾邪王帥衆來降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漢發車三萬乘縣官

亡錢從民贖馬

師古曰贖買也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

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

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上默然後渾

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

高門

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

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

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

師古曰鉅萬也

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

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

師古

曰塞也

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

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

應劭曰闌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

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關也陛下縱不能得匈奴

之羸以謝天下師古曰羸餘也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

百餘人臣竊爲陛下弗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

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

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

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也師古曰郊

要之召黯拜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

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

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

心師古曰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曰力臣願爲中

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

吾今召君矣師古曰言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

也念也吾徒得君重師古曰徒但臥而治之黯旣辭過大

前漢書卷五十一列傳九一中華書局聚

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讀曰豫與

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

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

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師古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

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師古曰

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

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

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

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居

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

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

安文深巧善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

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服虔曰景



帝王皇信任宏蘇林曰任保舉官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

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

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

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

俠自喜脫張羽於阨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古曰喜音許吏反脫音佻活

反聲聞梁楚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

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臣贊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

閑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郊近郊二十里○劉奉

世曰近郊乃三十里蓋字誤然不必分別遠近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

常恐不徧當時好黃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

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官薄○劉攽曰其慕長者禮意不稱所自見卽以爲憊然自見當屬

旬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

音胡武帝卽位當時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

師古曰議田遷爲大司農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

亡貴賤亡留門下者本無下字執賓主之禮以其

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卽奉賜給諸公師古曰牛向反奉音

扶用反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每朝候

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間陳之

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推

人如推轂之運轉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

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

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淳如

謂莊嚴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

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趨不敢

甚斥臧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音古

曰屈盡也反當時爲大司農任人賓客儻音古爲大司農而

任使其賓客辜較作儻也師古曰儻謂受顧貨而載

運也言當時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儻音子就

反入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

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遷汝南太守

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十人當

時始與汲黯列爲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蘇

師古曰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爲廷尉林

曰邳音圭京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及廢門外可設

爵羅師古曰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

其門師古曰署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

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師古曰見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



前漢書卷五十考證

張釋之傳尉左右視盡不能對注視其屬官盡不能對○胡三省曰蓋帝問之而不能對故倉皇失措而左右視也顏注非

然以順逆爲基○按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啓○宋祁曰啓作咸○臣召南按如宋說則咸字屬下文爲句也但山都侯自名恬啓史無截去人名一字之理史記以避景帝諱作王恬開注徐廣曰漢書作啓卽如本文作王恬啓矣宋說無謂

馮唐傳爲郎中署長○史記作爲中郎署長又父老何自爲郎父老知之乎史記並無老字

趙將李齊○胡三省曰鉅鹿之戰當是秦將王離圍鉅鹿時

軍市之租○索隱曰軍中立市市有稅卽租也

汲黯傳至黯十世○臣召南按史記作七世又治官

民史記作治官理民此傳於史記本文字句多所

刪節處如嚴助言黯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  
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漢書改守城為  
守成又刪深堅以下二句黯言以微文殺無知者  
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漢書刪  
去是所謂一句皆不如本文遠甚

召為主爵都尉○臣召南按公卿表黯以建元六年  
為主爵都尉十一年徙為右內史元朔五年也主  
爵都尉掌列侯

居淮陽十歲而卒○史記作七歲

鄭當時傳遷為大司農○臣召南按史記作遷為大  
農令是也當時為大農令在元光中至太初元年  
始改曰大司農此史文偶然失檢處也

下邳翟公為廷尉○臣召南按公卿表翟公為廷尉  
在元光五年

